

□孙南帆

京杭运河多有水口。清代雍正元年，运河山东段南四湖之一的独山湖东所建土坝水口之密堪称之最，乡言誉之“一溜十八口”。

明代中期，漕运为避黄河水患，左都御史胡世宁提议“于湖（昭阳）东滕、沛、鱼台、邹县间独山、新安社地别凿一渠”，后来此提议得以实施，先开新河（又称新渠）、后开泇，终于使这段运河走向平稳。因运河往高处东移，江北第一大淡水湖也在逐渐形成，由昭阳湖扩展到四大湖，直至连成一片，隔湖远眺，无边无岸。

《清史稿·河渠志》载：“雍正元年，河督齐苏勒偕漕督张大有言：‘山东蓄水济运有南旺、马踏、蜀山、安山、马场、昭阳、独山、微山、郗山等湖，水涨则引河水入湖，涸则引湖水入槽，随时收蓄，接应运河。’”就在这一年，独山湖东建起土坝，留有入运水口甚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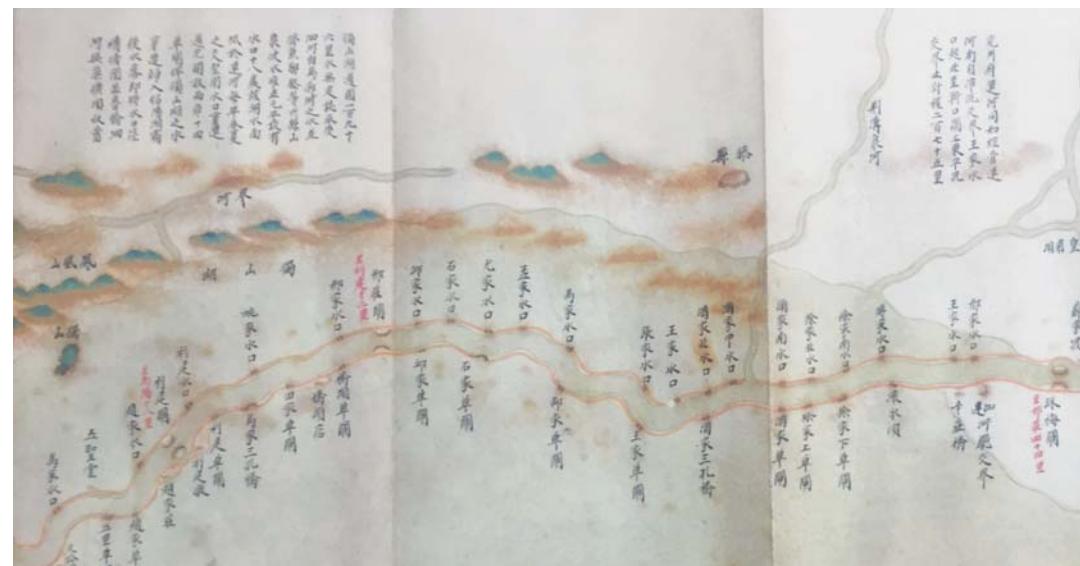
《清代京杭运河全图》（中国地图出版社，2009年，下称《全图》）标记，南阳至微山四湖东岸运道水口有：马家水口、赵家水口、利建水口、姚家水口、邢家水口、邱家水口、石家庄水口、尤家水口、孟家水口、马家水口（南）、张家水口、王家水口、满家北水口、满家中水口、满家南水口、徐家北水口、徐家南水口、傅家水口、王家水口（南）、邢家水口（南）、白家水口、鮀鱼涎（乾隆《兗州府志》为“鮀鱼弦口”）、常家口、皮家口、彭口，此地水口之多，已过二十以外。

人们常以“十八”概言其多，如“十八里相送”“十八般武艺”等，有实数，也有虚数，更有凑数，对这种乡间传言数字或多或少，不必较真追究，“运河一溜十八口”的乡言亦是如此。

但是，独山湖东运河水口中，还真有“十八”之数。或许是因为此地水口密布，为京杭运河全程之首，《全图》在这里对水口的用

【行走齐鲁】

山东运河十八口



独山湖东水口图，据中国地图出版社《清代京杭运河全图》(局部)。

特以说明：“独山湖周围一百九十六里，水无定志，承受泗河、白马、漷河之水，并济、鱼、邹、滕等州县山泉波水。雍正元年，设有水口十八处。该湖水面低于运河，每年春夏之际坚闭水口，重运过完，开放西岸十四单闸，俾独山湖之水穿运归入昭阳湖。霜后水落即将水口陆续堵闭，并鲁桥、泗河接筑横坝收蓄。”

微山湖等南四湖东部多山，地势东高西低、北高南低，东来的泉河既可济运，又可蓄入湖中“水柜”备用。《全图》所记水口有河口、有分水口，多是因势而设的进水口，泄水入湖在运道西侧另有单闸。当年的滕县彭口就是河口，此口在微山湖近处，地势较低，水急沙多，于是设计此河与运河“十”字形交叉，济运与入湖两用，这是水口的一种类型。发源于滕

县荆沟的泉河，在重运期间河水入运不入湖，为预防夏末秋初大水冲毁运堤，也就多设分水口济运，湖东水口大都是这种类型。

独山湖东水口及数量另有一说。乾隆时期《兗州府志》载，“雍正元年，建东湖土堤一道，留水口十九处，各筑草坝，以时蓄泄”。这十九处水口全在鱼台县境内，分别是：南阳闸至利建闸（18里），有赵家水口、马家水口2处；利建闸至邢庄闸（12里），有利建闸水口，柳庄闸水口、姚家水口3处；邢庄闸至朱梅闸（48里），有邱家坝水口、石家庄水口、尤家水口、孟家水口、马家水口、张家水口、王家北水口、满家北水口、王家南水口、满家水口、满家南水口、徐家北水口、徐家南水口、傅家水口14处。

《兗州府志》与《全图》标记水口名称，数字略有出入，应该是因

为书、图所出时期不同之故。据《全图》序言说：“图上未注明绘制年代和作者。有关学者根据图上的内容、绘制风格及所用纸张考证鉴定，该图系清朝河道官员于光绪初年实地绘制。”而《兗州府志》为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刻本，两者相差超过100多年。看《兗州府志》图考，那时独山湖东的新河运道两岸及独山皆已处于水中，其水口有变化是自然的。

《兗州府志》和《全图》所记湖东水口，大多在南阳闸至朱梅闸之间，其中朱梅闸北的邢家水口、王家水口没有记入志书，其原因何在？

据清康熙时期《鱼台县志·河渠》载：“县管漕堤自沛县朱梅闸至本县南阳闸，凡八十五里，皆新河也。朱梅闸北，实有滕境二十里，入漕之泉二十三。”朱梅闸在

江苏沛县境内，与《沛县志》所记相符；闸北有滕县辖地，而滕县旧志却没有记载，翻看清代学人笔记、日记，可证《鱼台县志》记载不误。

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，谈迁在《北游录》记录，“宋家闸，茅舍百余户，滕县，有土堡”。宋家闸在何处？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，雷国楫《燕游日记》记，“朱梅闸，即所谓宋家闸也。十二里徐家堡……朱梅闸尚属沛县，至徐家堡即属滕县。自此以北皆属山东，并无江南所属矣……邢庄闸以南属滕县，以北属鱼台”。据此来看，邢庄闸以南无鱼台县辖地，这与《鱼台县志》《兗州府志》所记相悖。《兗州府志》与雷国楫《燕游日记》同出于乾隆三十五年，应该说志书记载相对准确。雷国楫路经于此，并非为专门调查运河而来，时间不容多方考查，沿途随地访问乡人、路人，有失误之处不可避免。然而，《燕游日记》亦证实《鱼台县志》所记两闸之间有滕地为实。

另据《清圣祖实录》载，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第六次南巡，二月十三日舟泊滕县新庄桥，江宁织造曹寅等群臣来朝，此事今《红楼梦》研究者在论著中多有提及。新庄桥在何处？看《全图》知“辛庄桥”（山东运河两岸多有“辛庄”村名，皆是由“新”转“辛”）在朱梅闸北，靠近邢家水口和王家水口。由上述几处资料可知，滕县在朱梅闸（宋家闸）北确有一段辖地，《兗州府志》没有入记的王家水口、邢家水口当在滕县境内。

《兗州府志》和《滕县志》何以没记这段运河滕地？原因是《兗州府志》和《滕县志》记述运河以闸为主，水口属于闸内所设，滕县境内在此无闸，故而没有记录。

山东运河另有一段水口密布之地，位于安山湖至马踏湖之间，据《全图》标记有：常家口、王仲口、王恩口、靳口闸、张老口、王老口墩、石头口、袁口闸、刘老口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的两个乐陵

命名县（侯国）的习惯做法，如长陵、茂陵、霸陵等县之设，皆是以陵名县。以陵为名的侯国，也有很多，如史高的乐陵侯国、史曾的将陵侯国。当然这些名号中的“陵”有的是帝王实体的陵，有的仅是帝王心目中虚拟的陵，乐陵侯的“陵”属后者。

乐陵侯的封国在哪里？《汉书·地理志》既然明确标明临淮郡的乐陵为侯国，那么乐陵侯的封国肯定在临淮郡。乐陵侯的封国会不会是平原郡的乐陵呢？不会，其时应该还没有平原郡的乐陵。这是因为，一则，若这时有平原郡乐陵，汉宣帝再在临淮郡设乐陵侯国，属重复设置，会带来很多麻烦。再者，当代学者周振鹤先生在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一书中对临淮郡乐陵有所探讨，他说，临淮郡下辖二十九县，现在完全不知方位者仅五县：“开阳、播旌、西平、开陵、乐陵，后三县为恩泽功臣侯国，户数不多，乃武、宣时析他县所置，在汉初尚未出现……”

周振鹤先生提到乐陵在“汉初尚未出现”，表面上看他只是谈临淮郡的乐陵，但他实际上是在通盘研究西汉全国政区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，因此可以看作西汉初年全国还没有乐陵之设，

也就是说没有平原郡的乐陵县。

《汉书·外戚恩泽侯表第六》记载了乐陵侯的承传情况：史高地节四年（公元前66年）“八月乙丑封，二十四年薨”；“永光二年（公元前42年）严侯术嗣，十一年薨”；“建始二年（前31年）康侯崇嗣，四年薨，亡后。元延二年（前11年）六月癸巳，侯淑以崇弟绍封，亡后”；“元始四年（公元4年），侯岑以高曾孙绍封，王莽败，绝。”

以上引文的大体意思：史高公元前66年封乐陵侯，在位二十四年去世；他的儿子史术嗣爵，在位十一年去世；史术的儿子史崇嗣爵，在位四年去世，无后。到了元延二年（公元前11年），史淑以史崇的弟弟身份绍封乐陵侯，无后；到了元始四年（公元4年）史岑以史高曾孙绍封乐陵侯，王莽败，绝。

上述引文中，爵位承传用了“嗣”和“绍封”不同用语，这种不同用语正表明了西汉列侯的继承制度。西汉封爵也是嫡长子继承制，庶子庶孙一般不具备袭爵权，“无子国除”。为示优宠殊遇，也可由庶子庶孙袭爵，所谓“绍封继绝”。绍封者权益低于正常袭爵，仅食国之半租。读上述引文，可发现前三任乐陵侯都是正常袭爵，

父死子继；第四任乐陵侯史淑是以史崇弟绍封，也就是说史淑的乐陵侯国仅是原乐陵侯国的一半。这就为乐陵侯国的变迁埋下了伏笔。

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：“班志郡国之名，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；其侯国之名，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”。元延是汉成帝的年号，共4年，从公元前12年至公元前9年。这就是说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载的侯国（县），是汉成帝元延末年（公元前9年）之前曾设置，并且在元延末还存在的侯国（县）。

前边提到，乐陵侯史淑在元延二年（公元前11年）绍封乐陵侯，其时的乐陵侯国仅为原乐陵侯国的一半，不但侯国被削了，封国也由临淮郡被徙封到平原郡。

由于乐陵侯国的变迁发生的时间是在元延二年（公元前11年），这个时间节点太微妙了，离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下限年代元延末（公元前9年）只有两年的时间，于是汉书的作者把两个不同郡的乐陵都收入书中，这就造成了一统王朝下出现了两个乐陵的现象。

但是史书对两个乐陵的记载还是有区别的，临淮郡乐陵是乐陵侯的始封地，并且一直是作为封国出现，因此临淮郡

乐陵下标注了“侯国”字样；平原郡的乐陵虽保留了乐陵的爵号，因这时的乐陵侯国食邑仅有乡，而乐陵城已成为都尉（郡太守的佐官）的治所，所以平原郡乐陵下标注了“都尉居”字样。乐陵侯国的上述变迁可从《后汉书·郡国》中得到印证：后汉下邳国（武帝置为临淮郡，东汉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）无乐陵侯国（县）；而平原郡辖有乐陵，其时乐陵不再是侯国的封地（乐陵侯随王莽败绝），所以乐陵下也不再标注“都尉居”字样。对照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有关乐陵的消替变化，足可证明发生在西汉元延年间的乐陵侯国的变迁。

循着史书记载的线索，我们对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的两个乐陵能理出基本头绪：应该是先有临淮郡的乐陵，后有平原郡乐陵；临淮郡乐陵始于公元前66年，平原郡乐陵始于公元前11年，二者存在着迁徙替代关系。乐陵得名于西汉以陵名县的习惯，平原郡的乐陵延续至今为山东省乐陵市，地方人士探讨今乐陵市的设置及名称由来，仅从当地的地形地貌及当地的历史来讨论，这不能解释正史中的有关记载。

□赵春万

《汉书·地理志第八上》记载了两个乐陵，一是平原郡乐陵，另一是临淮郡乐陵，平原郡乐陵下标注的是“都尉居”，临淮郡乐陵下标注的是“侯国”。

在大一统的汉王朝出现了两个乐陵，这颇令人费解。两个乐陵哪个最先设置？《汉书·地理志第八上》两个乐陵条目下不同的标注，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？这些问题的解答，既涉及西汉侯国的承继制度，也涉及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年代断限问题，同时还涉及今天山东省乐陵市的设置及名称由来。

汉武帝晚年残忍好杀，因“巫蛊之案”逼死太子刘据，立小儿子刘弗陵，是为汉昭帝。汉昭帝死后无子，霍光等人先是拥立了昌邑王为帝，接着又废昌邑王而拥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（后改为刘询），是为汉宣帝。汉宣帝幼年长期生活在外曾祖史家，得到史家的保护。汉宣帝登基后，于地节四年（公元前66年）八月封史家后人史高为乐陵侯，元康二年（公元前64年）封史曾为将陵侯。

史高的封号之所以名“乐陵”，有学者指出，汉代有以“陵”